



論語徵

丁

服部文庫
117
240
3



117
240
3

論語徵丁



日本 物茂 著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必古稱老彭之語。孔子誦之。以自比也。以其行適同也。是孔子知命之言。王者不興。孔子不克。當作者之聖。故云爾。大戴禮虞戴德篇。子曰。丘於君。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公曰。教他人。則如何。子曰。否。丘則不能。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庶人以言。猶以夏后氏之祔懷褐也。行不越境。祔蓋玉名。衣褐懷玉也。以此觀之。老彭士

論語徵

卷之三

之善教人者也。而孔子以教學為事，故以自比之也。
舊註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殷世甚遠，孔子何以親之？邢昺疏：老彭即莊子所謂彭祖也。李云：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見聞。世本云：姓鏗，名鏗，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歲。一云即老子也。崔云：堯臣仕殷世，其人甫壽七百年。王弼云：老是老聃，彭是彭祖。凡此諸說，誕不足信。然古來多壽，必稱彭祖，則必其壽世所希有者。其以老見稱，必世享天子養老之禮者。它若老聃，亦必屢享國老之養，故以老顯也。其以彭為聃者，蓋

孔子以我親之，親其所師也。然老彭大戴禮明言商則不可從矣。古者學祭先聖先師，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鄭註：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為之也。又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鄭註：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也。按彭城近魯，則魯必祀老彭為先師，故孔子竊以尊之。我以親之也。述而不作，有不能作者，有能作而不敢作者，能作而不敢作，是以稱焉。古者古之道也，謂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信之故好之，好之故博學而詳盡之，是以能

述焉。老彭則不可得而考矣。若孔子之聖，可以作而可以述也。命不至，故不敢作。故曰知命之言也。朱子曰：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殊不知孔子不作禮樂，故曰不作。豈謙乎哉？先師當尊，豈可命以謙乎？且其意以智自高，俯視萬世如蟲蟻然，以此其心而視孔子，故以為謙爾。然則孔子非聖邪？虞夏商周之道，待孔子而載諸簡，微孔子則古聖人之道若有若亡。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是其所以聖邪？

仁齋先生曰：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不在自用其智而在廣資衆智，不好自我作古而好事必稽古。是其意固執孟子賢於堯舜之言，而謂古聖人之道，孔子猶有所不取焉。孔子貴中庸，是其所以賢於古聖人也。殊不知古聖人之道，本非一聖之所能建，乃歷數千載衆聖所成。故雖孔子之聖，不學則不能知之。孔子深知其如此，故深信而篤好之。此孔子之意也。若夫不在自用其智而在廣資衆知者，可以解舜之大智已。果仁齋之言是乎？則孔子之於古聖人，猶舜之於群下也。抑揚之間，可不慎乎？且中庸德也，非道也。

論語後下
三
孔子之言中庸乃登高必自卑意豈謂孔子之道為中庸乎且宋儒合道德而一之仁齋亦扭其舊習乃莊老之遺謬戾之大者也

默而識之不言而喻也學之道在默而識之何者先王之道禮樂是已禮樂不言欲識其義豈言之所能盡哉習之久則自然有喻焉故子欲無言及門人問之而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學之道其若斯乎聞或不得已而一言之不憤不啟不悱不發皆欲其自得之也故默而識之則好好則學而不厭不厭則樂樂則誨人不倦之三者相因而至焉故曰何有於我哉

言其不容我力也我者我學者也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之力于我何有哉人多謂不假帝力也殊不知作息食力協韻力字句絕作息飲食皆帝所使也莫所容我力也正與此章同語朱註以為孔子自謙之言非矣孔子語學問之方何謙之有仁齋先生曰默而識之猶靜言思之倭人之言何容乎辨

是吾憂也孔子憂夫門人之不脩不講不徙不改也誨人不倦之事焉孔子不以天下為憂而以門人為憂知命之言焉朱註以為孔子自憂非矣脩者務美

論語卷下
之也。如脩飾脩潔脩治之脩。性之德未必美。故務美之也。講習也。如講武之講。漢以後以問難為講。如四子講德論及釋奠有講師讀師。可以見已。後世以明其理解之益失之矣。易大傳曰。崇德廣業。是為二事。則從義改不善。崇德之目也。孔子答子張曰。主忠信。從義崇德也。或以為二。或以為四。不必拘也。申申夭夭。居不容也。孔子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是之謂乎。程子謂申申夭夭。中和氣象。是誠然。然是特和順積於中。而英華發於外者。盛德之至。豈可學而為

乎。宋儒輩多不學聖人之道。而欲學聖人。故云爾。聖人豈可學而能乎。按博雅作申申妖妖。古字通用。孔子生于周之衰。志於制作。又人臣也。故夢周公。明王不作。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故曰吾衰也。天命不至。天使孔子衰。益知天命之不復至也。故曰甚矣久矣。程子曰。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是其意。寤則思。寐則夢。未嘗以為無夢也。仁齋先生乃謂惑於莊周至人無夢之說。是果何所見也。仁齋之於宗儒。一如佛氏所謂有宿冤者邪。世人多謂晝之所思。夜則為夢。殊不知晝之思思而已矣。夜之思乃為夢焉。多思慮者

多夢其心慣乎動故也。或有晝之所思滯而為夢者。然不必皆爾。莊周所謂至人無夢者。謂莫非夢者也。學也者。學先王之道也。學先王之道者。志於先王之道。得諸己以行世也。先王之道大矣哉。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豈一旦所能得乎。故曰志於道德者。己之德也。德人人殊。各以其性所近而成焉。虞書九德。周官六德。可以見己。易大傳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之謂也。據者。如據地而作。據城而戰也。我性之德守而不失。可以進取。故曰據於德。依者。違之反。不相違離也。如聲依永。謂絲竹之聲。與歌詠相上下。不相離亦

此意。仁者。長人安民之德。先王之道為安民設之。故其道主仁。然仁有所不及也。於是衆德以輔之。是先王之道所以為美矣。雖然。所主在仁。故凡道之在行者。始於孝弟。推而達諸天下。一皆以生之成之。長之養之之心行之。而不與此心相離。是謂之依於仁。知仁勇三德之類。凡所謂仁者。皆指行言之。亦此意矣。蓋學問之道。在依於仁。苟能依於仁。則衆德皆成。故子曰。里仁為美。又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謂其它衆美自然來至也。藝。六藝也。游。猶游。旅。有時乎游。可以娛我耳目。發其意智也。人之

於藝亦爾。有游則有息，不于常之謂也。雖然，依於仁游於藝，豈異事哉？依於仁，莫有所事，以游於藝為其事。不識不知，頌帝之則，仁之所以成也。周禮至德以為道本，謂志於道也。敏德以為行本，謂據於德也。孝德以知逆惡，謂依於仁也。朱註：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夫六藝有禮樂，豈得謂之小物哉？仁齋先生曰：六藝之法，皆人事之不可闕者。二子皆不識先王之教，全在禮樂故爾。夫六藝者，聖人設此以養人之德性，可不學乎？

朱子曰：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是志字從心從之，故為此解。殊不知倉頡制字，取義一端，以便記憶，豈容固拘偏傍解乎？志謂心所存主也。否則匹夫不可奪志，玩物喪志，皆不可通矣。心所存主，日夜嚮注，於是迺有之意耳。人倫日用之間，是泥乎中庸五達道也。殊不知五達道謂其可通行者已，豈可以盡於道乎？大哉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豈必日用乎？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僅有得乎心，豈足為德乎？古曰：禮樂得於身，謂之德。得於身者，能誠也能誠，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故凡道之一節，誠于己皆謂之德。或得諸性，或得諸學。

故有九德六德種種之目。朱子之解可謂陋已。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夫德既全矣。尚何違之有。段使私欲盡去。苟不仁乎。則達磨矣。豈足論仁。且何德非心德。心德何必仁也。皆不識仁者之言耳。

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穀梁傳曰。束脩之問。不行竟中。言雖薄。不出竟也。孔安國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自從也。蓋束脩者。始見之贄也。奉禮以見。從此以往。未嘗無誨也。鹽鐵論。桑弘羊曰。臣結髮束脩。得宿衛。延篤曰。吾自束脩以來。為人臣。梁

商曰。束脩勵節。賈堅曰。吾束脩自立。皆謂束帶修飾。然束帶修飾。不可謂行。則舊說為優。

求而不得。則憤求之切也。啟謂微示其端緒也。如元戎啟行。亦謂開其端也。排以口言之。排非皆訓。善其義相通。謂其於辭。猶有未達也。發如發揮。謂達其枝葉也。舊註皆謂待其誠意告之。是誠爾。止語其心耳。學問之道。欲其自喻。故孔門之教。為爾。學記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又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

容然後盡其聲。又曰：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皆是道也。自孟子以言語聒人而後，諸老先生皆務欲咸輔頰舌，謬哉！夫君子之教，如時雨化之，大者大生，小者小生，故譬諸天地之德，至矣哉！焦氏筆乘曰：曾見蜀有論語石經，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又稱顏子不遷怒，是聖人之有餘哀而無餘怒也。諸老先生粗鹵之甚，其於七情也均視之。故程正叔乃欲慶之日不弔。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是語孔顏之心，雖眇乎無益於學者焉。非孔子本意也。行者，行道於天下也。藏者，卷而懷之也。謂知命也。顏子知道之全，故云爾。仁齋先生曰：用之則有能行之道，舍之則有能藏之德，是昧乎道德之字矣。其意謂道德非二物，行則道，藏則德，是宋儒舊套。本於莊周內聖外王之說，殊不知雖有至德，苟不知先王之道，曷行曷藏，用之而莫有可行，舍之而莫有可藏，何以與于斯乎？知道者鮮信哉！且孔子以知天命自稱，尹氏可謂駟不及舌已。又據此章觀之，顏子聖人也。

故孔子語以制作之道而後世以亞聖稱顏子。是其
意謂聖人如來亞聖補處菩薩。於是乎妄以己意作
為階級。謂後儒不僭。則吾不信矣。

臨事而懼。不驕。之謂也。好謀者有所營為而不必任
勇直遂也。仁齋先生曰。悉慮而要其成。失字義矣。蓋
謀與慮殊。謀者心有所營為也。慮者思之委曲也。如
出謀發慮。可以見己。禪謀於野。豈必皆與人謀乎。
大臣用兵。主謀驕而無謀。所以敗也。

富而可求。如不可求。如問諸人而決之。所以教命也。
吾亦為之。從吾所好。如獨斷之於己。所以教決也。孔

子所好。孔安國以為古人之道。朱子以為安於義理。
仁齋先生引不如丘之好學。三子之所好殊焉。且安
於義理。所以從吾所好耳。若其所好。何唯義理而已。
哉。學學古人之道也。孔子又曰好古。仁齋舍古而取
學。其意謂孔子之道與先王殊矣。豈不牽所見乎。孰
謂漢儒失於聖人之意也。不言貴而言富。春秋之時。
爵位唯世。故人求貴者鮮矣。如秦漢以後。乃反此。
子之所慎。齋。仁齋先生何以言鬼神。非孔子所貴也。
古者祀聖人。配諸天道之所出焉。故曰聖人以神道
設教。天戰者國之大事。疾者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而

齋乃冠是二者。聖人之心其謂之何。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宋儒可謂妄已。何以見孔子無所不謹。

子在齊聞韶三月。句。聞韶者學韶也。朱註引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為是。或謂論語脫二字者非矣。師涓之於靡靡。明皇之於霓裳。聞輒得之。深於樂者皆爾。何必如小子學樂者受譜然乎。故聞即學也。不知肉味如發憤忘食。如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聖人好樂之至也。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升庵曰。不意齊之為樂至此耳。如今之說則孔子之視舜劣而小

之甚矣。為是。朱子曰。極情文之備。是何能盡乎。樂樂記曰。可以觀德矣。孔子以此觀舜德。故嘆之耳。非聖人之深於樂。安能然乎。朱子以為樂為作樂。故屬諸舜。然為樂與作樂殊矣。故升庵為是。仁齋先生引夢見周公而謂三月忘肉味。亦美容疑。以排大學食而不知其味也。所見極是。祇三月屬下句。一聞而三月忘味。豈有是理乎。且大學別有所指。排宋儒而及大學。寬哉。古註此齊不成言。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朱子曰。時孔子居衛。蓋以子貢不斥其事。知之。伯夷叔齊諫伐之事。不可信矣。明

王氏論之詳焉。二人以讓聞而不稱於孔門。獨以惡不仁稱。其迹似不得乎父。而若怨。故子貢以怨乎問之。司馬遷亦曰。怨邪非邪。求仁而得仁。求仁人而得之也。謂歸西伯也。不以喪位為怨。歸仁人而樂之。人之有邦。猶已有之。故孔子曰。又何怨。孔安國曰。以讓為仁。豈有怨乎。朱註從之。而曰。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弃其國。猶敝蹤爾。天理人心。自其家言。是則亡論。祇求字不穩。且解怨為悔。終失牽強。它若君子求於己。小人求於人。迺責求之義。自求於人。來求古。求道皆訪求之。

義豈容謂求仁乎。宋儒以仁為心之德。又謂有一事之仁。是其病根。加以昧乎古言。不可從矣。夷齊惡不仁。孔子賢之。其不為輒可知焉。然其迹似怨。倘或怨邪。則夷齊之行。有不慊於心者矣。故又問怨乎。得仁人而歸之。是其心雖喪位。猶弗喪也。然後不仁之人。非孔子所歸者。益明焉。

樂亦在其中矣。孔安國曰。孔子以此為樂。非矣。程子曰。須知所樂者何事。大似禪子言。易大傳明言。樂天知命。豈謎乎。朱子曰。聖人之心。渾然天理。是其家言。亡論也。於我如浮雲。鄭玄曰。非已之有。朱子曰。知浮

雲之無有。皆非矣。脩人爵而天爵至者。自天祐之。故其福永矣。不義而富且貴。如浮雲之無根。倏得而倏失之也。疏食。孔安國曰。菜食也。禮曰。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朱註。麤飯為是。

加我數年。朱子引史記。加讀假。古音或然也。五十作卒。果其說之是乎。當曰。以卒學易。終不通矣。古註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可謂拘矣。且五十而知天命。是五十以後之言。此則未至五十之言。可謂牽強。蓋言學易。比至五十。乃始有成也。極言易之難學也。無大過。卽史記之彬彬。謂其於易無大謬也。孔子僅言

無太過而後人乃欲一一詳盡。則過孔子遠矣。可謂妄已。

子所雅言。詩書句。執禮皆雅言也。句。孔安國曰。雅言。正言也。鄭玄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是與曲禮詩書不諱。合謂不避諱也。執禮。文王世子曰。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是古稱教禮之官為執禮。言不啻孔子。凡執禮者。皆雅言。以此証上句也。何註。禮不誦。故言執已失其義矣。朱註。雅訓常。非也。雅常少。殊且古所謂學者。詩

書禮樂而已其在孔門不言而可知矣故謂詩書禮
為孔子常言者後人之見也且從其說則執禮二字
終不明矣皆雅言也四字為行其意謂正字音瑣瑣
塾師之事孔子大聖人不爾是其病根殊不知詩書
不諱古之禮也或說雅與俗對謂不用土音也亦通
然雅俗昉自樂及至後世乃用之一切孔子時所無
故不可從矣仁齋先生解執禮謂若有守禮不渝者
則雖未必出於先王之典亦皆常言之可謂牽強之
甚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忘憂但言其好學

之篤耳朱註得之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
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正
與此相發知命之言也云爾云云爾爾古言相通
敏以求之者也朱註敏速也謂汲汲也此解殊摸稜
敏速也如敏疾敏給才敏是自一義謂汲汲也如周
禮敏德以為行本是黽勉亦自一義朱子混之非矣
此章當以黽勉為義孔子固聰明睿知稟諸天如中
庸所云然先王之道非學則不能知之孔子學先王
之道而莫不知是所以優群聖也朱註生而知之者

論語集注
論語集注
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是其家言特以
清明昭著言之乃陳北溪清水濁水之說耳其說雖
巧哉宋儒之道辟則如有秋冬而無春夏也所言如
所見不可不察又曰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
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是又
其意以當然之理為道以考驗為學淺乎其言之
子不語怪力亂神語誨言也蓋謂召弟子語之使其
奉以行諸己者也周禮有樂語戴記有合語是也如
顏淵仲弓問仁孔子云云皆曰請事斯語可見皆指
孔子所答為語亦此意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先王

之典所尚故不以為語鬼神之道微妙非所以喻人
故亦不以為語也語字之義不明漢儒以來乃謂不
談此四者非矣聖人何殊常人平日閑談何嘗不一
及之乎可謂拘矣鬼神天神人鬼也朱註謂造化之
迹迹豈鬼神乎又曰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鬼神
豈窮理之所能明乎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
不由正斯亂神也非孔子時語氣不可從矣仁齋先
生曰怪猶索隱行怪之怪亦不識文者之言焉仁齋
又據此章而排易中庸禮記言鬼神者為非孔子之
言果其說之是乎春秋無非亂亦非孔子之作

論語集注
三人行必有我師。古言也。孔子誦之。言三人至寡然。三人相議而行。必有可觀者焉。孔子又釋之曰。師之道。務擇其善而從之耳。雖小善亦不棄也。必其全不善者而後以爲己之鑒戒。不以爲師也。朱註。一善一惡。其一我。也。本諸何邢。然巧甚。非古義也。不可從矣。老子猶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未嘗以不善爲師。古言爲然。且必有字而字不可通矣。焦氏筆乘載。蜀有石經。焉。下有我。天生德於予。包咸曰。謂授我以聖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朱註從之。然生字不穩。且非孔。

子辭氣。蓋德謂有德之人也。天命孔子。教育英才。而有德之人。由孔子生。是天方以此任孔子。而桓魋若能害孔子。則有德之人不復生於世。天命徒然矣。孔子以教學自任。故有是言。與文王既沒同意。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故二三子以孔子爲隱也。吾無隱乎爾。乎爾語助辭。如孟子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人多於此章。解爾爲汝。於孟子訓然。皆非矣。韓退之聽穎師彈琴詩。穎乎爾。誠能無以冰炭置我腸。可見識文章者。不與經生同也。齊風著詩。俟我於著乎。而卽乎爾轉音。吾無

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包咸曰。我所為無不與爾共之者。為是言吾所行必與二三子共之。莫有所隱而獨行者。蓋欲二三子默而識之也。是丘也。言時師多所隱匿。如學記曰。隱其學而疾其師。亦可見焉。唯孔子不然。故曰是丘也。先王之教。禮樂不言。舉行與事而示之。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皆在默而識之。自孟子雄辨聒人而後。儒者終莫識此意。程子以此章為聖人俯而就之。是不識教之道本然。強為解事者。

文行忠信是孔門四科。文文學。行德行。忠謂政事。信謂言語。政事而曰忠。言語而曰信。其物也。如射五物。古有之。舊註不識古言。如程子忠信為本亦唯三耳。如邢昺亦唯文行耳。凡政事皆為人謀者。故貴忠善言而不信亦何貴乎。是所以忠信為二科也。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何晏曰。疾世無明君。是古來相傳之說。何則。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皆願辭以人君言之不者。子賤南容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豈其言之牴牾也。况聖人本開國先王之稱善人亦齊桓秦穆之倫。故曰不踐迹。謂其不拘先王之舊也。是有大作用者。亦世不恒有。故曰

之事大而。非士所得為。故為祭及賓客則鈞弋。蓋在禮所必當然焉。古者貴禮不貴財。不欲必獲。故在天子諸侯則三驅。在士則不網不射宿。後世儒者不知道不知禮。故其於此章也。不知求諸禮。但言仁人之心耳。故其論終有窮矣。以禮言之。仁義豈外哉。朱註又引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鈞弋。是亦以不忍之心為仁。惑於孟子遠庖廚之說。其視仁如浮屠氏。故為是言。己是禮也。豈在不得已哉。大氏後世井田廢。錢幣盛。而物皆取諸市。其於祭與賓客。以貴價買物為敬。此俗所移。遂致不識此章之

義已。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孔子自謂知之次也。多聞多見。見于論語者二。答子張以言行言。此章多聞道之聞于人者。多見已得諸簡策及它人所行者。乃述之事也。何則。對作而言之也。二知字皆去聲。智謂聖也。朱註不知其理淺矣哉。僅知其理焉耳。豈能作之哉。緇衣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多志即此多見也。

互鄉難與言。鄭玄曰。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非矣。朱註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亦非矣。觀於下文

進退則童子見者來學也。難與言者，難與言道也。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與言二字，可以見焉。不保其往也。鄭玄曰：往，猶去也。人虛己自潔而來，當與之進，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可謂古人能解古書善識詞義。邢疏、朱註皆以往為前日之義，而保字不可得而解矣。唯何甚。古註解為一何甚，亦有何疑。而朱子疑其有錯簡闕文，亦不識古文之過耳。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猶言喜來而惡去，門人之意也。故曰：一何甚。言夫子不若是也。夫子惟與其潔已而已。朱註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非也。進退未言其善惡。

仁遠乎哉。言仁至遠也。仁以安天下為功，故至遠焉。所以安天下者，先王之道也。孔子卷先王之道而懷之，豈遠乎哉。若使孔子居王侯之位乎，下車而仁可得而行也。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朱子以心之德為解，以欲仁為反而求之，之謂豈然哉。心之德在我，豈容言至哉。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是宋儒求放心之說，出自淳屠焉，不可從矣。觀遠乎哉之言，則仁字之義以安天下言之者，章章明哉。或曰：宋儒以不遠為解，段使從其解乎。苟非遠也，何不遠之有。凡謂不遠者，以遠故也。

孔安國曰。司敗官名。陳大夫。邢昺曰。文十一年。左傳云。楚子西曰。臣歸死於司敗也。杜註云。陳楚名司寇。為司敗也。孔安國曰。諱國惡禮也。聖人道弘。故受以為過。此言孔子不復言昭公。而獨言己之幸。所以為道弘也。非謂諱國惡為道弘也。過而不知。則不能改之。過而人知。而告之。則得改。是幸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在上之人。人所具瞻。孔子得比於此。故曰幸也。春秋哀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左氏傳曰。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邢昺疏此云。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是魯人常言。稱孟子也。吳氏程以為當。

時譏諷之詞。或當然也。仁齋先生論此章而曰。聖人亦有過。此言本於孟子。可謂非若宋儒所謂一疵不存之比矣。又曰。苟以非過。自以為過。是偽焉耳。非直也。豈聖人之心乎。非矣。諱君之惡。禮也。豈偽乎哉。仁齋動輒曰直也。非直也。夫直豈足論聖人乎。孔子曰。直在其中矣。又稱伯玉君子哉。史魚直也。可見直亦一德耳。夫道在行之如何也。而後世儒者以評論是非為務。故其所重在直也。不貴禮而貴直。職此之由小矣哉。

子與人歌而善。善者善之也。孔子善之也。子與人管

到此故知雖無之字亦為善之也必使反之實其善也而後和之學之也與人歌之禮也若使反之而已則嫌乎以歌工待之也朱註云云雖詳且盡乎然不知其為禮矣宋儒之學為然

升庵外集曰晉書樂肇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為文莫陳騃雜識云方言侷莫強也凡勞而勉若云努力者謂之侷莫故文莫黽勉也何註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是古來相傳之說非何晏之言也文不吾猶人者凡言文皆不勝於人也是何晏之言也何以知之若使盡出於何晏則止當云莫不也文不吾

猶人者凡言文皆不勝於人也今解莫為無解文無為文不者是文無文不皆漢時有是言與文莫侷莫同義故展轉作此解而何晏不識其意也當歸一名文無一名靡蕪靡蕪文無音亦相近臨別贈之蓋相勉之意猶云加餐食則知文無古有是言也按文莫吾猶人也者孔子時諺也言凡事黽勉則可皆及於人也孔子誦之而曰世人所言如此雖然至於躬行君子之道則吾未得其人也嘆世少君子也大氏前儒視文甚輕非聖人本意也且上有也下無也下有則上無則是文與躬行君子對言者非也文莫二字

舊註不成解。朱子又曰：莫疑辭。是援唐詩中莫字以解論語。可謂不識古文辭已。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是或人贊孔子而孔子以謙承之也。何以知之。若使無人贊之。孔子突然而言之。是孔子以仁聖自處也。且下文曰：可謂云爾已矣。云爾者云云也。意舉或人之言而代之以云爾也。故知此必孔子承人贊之者也。正與上葉公問孔子章同辭。聖者聖人。仁者仁人。聖者知之至。仁者行之至。朱子每謂聖者地位。仁者道稱。通上下。非也。堯舜禹湯周公。豈知至而行不至哉。作者之謂聖。制作禮樂。必有

所前知。故舉其功之大者以為稱耳。成康以下無制作之事故。以仁人稱之。而孔子每勉人以仁。為是故也。正唯二字。馬融曰：正如所言。弟子猶不能學。況仁聖乎。蓋唯是也。是如是也。正唯如後世政爾。故馬融解以正如所言也。況仁聖乎四字。不當文意。蓋孔子自言吾非仁聖也。吾學仁聖也。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學之事也。公西華深知孔子。故嘆曰：正如所云。赤輩學亦不能也。謂孔子非學也。弟子自稱也。誄。孔安國曰：禱篇名。仁齋先生曰：誄古作謫。說文曰：禱也。朱子以為死後之誄。是其意。訓爾為汝。而謂追

言禱疾之事以見惜歿之意然果如其意則當云禱疾不當云禱汝也且古文簡誅累功德豈及禱疾之事乎且段使古人不諱豈方疾革而舉死者之誅乎爾語辭如假爾泰筮有常之爾禱篇筮祝文當相類從孔說為是子曰有諸問有此禮否也朱註謂有此理否非矣古人動求諸禮宋儒動求諸理孔子所以問之者孔子不欲禱且未知其欲禱何神故反問以觀其意也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子路所以不引此而引誅者蓋此時孔子在他邦而無家故無五祀可禱也上下天地也唯天子得祭天地然祭與禱殊如

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人窮呼天雖士庶必有禱天之禮也丘之禱久矣是止子路之禱而安慰其心也朱子曰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夫既當禱矣何請不請之有是其意謂實無鬼神祭與禱皆虛文唯致吾誠耳故歸諸不得已之情乎爾孔子既曰祭則受福則禱豈無益哉禱苟有益乎請亦何害夫禱者所以敬天也仁人之事天如孝子之事親焉孝子之於親怒則謝豈問過之有無乎所以敬親也仁人之於天災眚則禱亦豈

問過之有無乎。所以敬天也。而乃曰。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可謂不知敬天者已。且子路當不請而請之。是為小節。孔子而拒之。豈聖人愷悌之態乎。其亦如子路愛孔子之心何。然則孔子所以止之者何。聖人之心。不可得而測焉。然疾與兵。其所以害生者同。故吾得諸匡之畏也。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孔子信天之知我命。我以斯文。故知其雖病不死。是孔子所以不欲禱也。而其所以曰。丘之禱久矣者何。凡祭禱。皆有其事焉。有其實

焉。丘之禱久矣。其事之有無。未可知矣。且以其實言之。書曰。祈天永命。亦言敬天耳。孔安國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是自後世言之者也。非孔子之心也。學者察諸。

禮與其奢也。寧儉。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孔安國曰。俱失之。奢不如儉。奢則僭上。儉不及禮。固陋也。蓋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故僭上之失。甚於固陋。君子知命。故坦蕩蕩。小人不知命。故長戚戚。程子以循理。伎於物為解。抑末矣。

溫而厲。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望之儼然。不然非言而曰厲。吾未之聞焉。子夏曰。君子有三變者。盛德之容也。禮樂得諸身。謂之德。古之君子。皆禮樂以成其德。豈翅孔子焉。已乎。宋儒乃以氣質為說。不知禮樂者也。

三以天下讓。朱註三讓謂固遜。非也。聞謂三讓為固遜矣。不聞謂固遜為三讓矣。如三年三月三思三畏三變。皆實有其數。然其詳不傳焉。邢疏太王疾。太伯因適吳。越採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為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

本篇三年學
述而篇閏韶三月
公治長篇季文子三思
季氏篇君子有三畏
子張篇君子有三變

左傳哀七年

三讓也。是以禮為說。非後人所及。必古來相傳之說。祇左傳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不與此同。則亦難從焉。要之古書殘缺。不的指其事可也。以天下讓者。言其讓為天下故也。朱子以為讓天下。故其言曰。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夫周至文王。乃三分天下有其二。泰伯之時。天下非周有。豈可以讓天下言哉。大王之心。以文王有聖德。故欲傳位季歷。而泰伯亦知文王之必能安天下也。故潛逃以讓之。以濟其美。是其讓為天下故也。凡論語稱至德者。二。泰伯以讓。文王以恭。稽諸書。贊堯以允恭克

允恭克讓書堯典

讓則恭讓。德之至而堯之讓舜為天下故也。舜禹相承道始立矣。益以見其讓之莫大焉。泰伯之讓亦為天下故也。歷昌相承文斯成矣。豈不其讓之亦莫至焉哉。蓋讓而無益于人者。止潔身焉。非堯舜泰伯之讓也。讓而濟天下者。克用其讓焉。是其所以為至德也。民無得而稱焉。固泰伯之所以成其讓。然苟其讓之小也。豈足為至德哉。孔子言之者。人多不知三讓之事故發之耳。豈必以泯迹為至德乎。大氏宋儒無作用。專求諸心。所以不通也。又所謂泰伯之德足有天下者。亦未知孔子所以稱至德之意。乃謂孔子

論語集注

卷六

既稱至德。則其德當如是矣。殊不知孔子止以讓與恭言之。何則。曰三以天下讓而已矣。曰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已矣。未嘗言其它焉。宋儒不信孔子之言。而求至德於言外。豈不謬哉。今按大王泰伯皆非文王之倫。書曰大王肇基王迹。詩曰實始翦商。孟子以為智者。而以句踐比之。則周家克商之後。以文武周公之德。而殷頑民尚且不帖服者。以大王之所為有未慊於人意者故也。泰伯逃而蠻夷奉之為君。其仁可知矣。則大王所以有仁人之名者。母乃以有泰伯之故乎。詩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又曰維此

書武成

詩魯頌廟宮

孟子梁惠王篇曰惟智
者為能以小事文故大
王事獲嚮句踐事吳

詩並見大雅自王天篇

論語集注

卷六

孔叢子居衛篇

孟子公孫丑八篇

詩言卷下

十七

王季帝度音重心音重猶其德音是王季恭謹之人乃能埋
 德音重韜音重光據孔叢子子思之言王季當帝乙之世為西
 伯據屈原天問則文王尚作州牧況王季乎故鄭玄
 不從孔叢子孟子又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
 掌也以此觀之方其時殷運未移若使秦伯嗣大王
 則德音必昌周家必張而不臣之迹成矣季歷嗣而
 後韜晦承順歛周家方張之勢而傳諸文王以迄殷
 運之移此秦伯之讓所以成周家之美也蓋民之附
 秦伯如蟻慕羶秦伯之為人不能自斂其羶唯古人
 克自知克自度故秦伯自度其材行而不嗣大王使

左傳僖五年大伯爵仲
 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大王之昭

王季嗣也不然父疾而不親養不視其死不奔其喪
 甘為蠻夷之人何其甚矣左傳曰秦伯不從蓋必有
 其事矣然不可知其所不從者何事也朱子以為夷
 齊扣馬之心是或有似焉然三代時稱諸侯為君其
 禮有不若秦漢後君臣之分者矣秦伯亦不身仕殷
 朝唯為周國世子耳夷齊扣馬之事王氏既辨之且
 秦伯為是則湯武為非其說終不可通也仁齋先生
 據詩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而謂秦伯之逃不在
 大王之時而在王季之時其言甚辨然盡廢古書以
 己心說古事非妄而何至於大伯王季相並而治

詩人王季

命語錄下

季歷功高而王季不嗣

大伯以

國則世豈是事哉世豈有是事哉

蕙何晏曰畏懼之貌博雅曰慎也荀子曰認認然常

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漢刑法志曰鯁鯁常恐天下

之一合而共軋已赤蛟篇曰靈裍裍左思魏都賦曰

臨焦原而弗况誰勁捷而無惇言城雉高峻使人莫

敢近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魂悚悚其驚斯心惇

惇以發悸註言殿堂北入而西廂東序深邃不測見

者悚驚也是蕙惇惇認認皆通絞馬融曰絞絞刺也

邢昺曰絞刺人之非左傳昭元年叔孫絞而婉註絞

切也韓詩外傳曰堂衣若叩孔子之門曰丘在乎子

以選作而

貢曰子何言吾師名堂衣若曰子何言之絞子貢曰

大車不絞則不成其任琴瑟不絞則不成其音子之

言絞是以絞之也朱子曰絞急切也按何朱非殊蓋

絞者謂責讓人之非毫無假借也朱子又曰無禮則

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

不勞慎不蕙勇不亂直不絞是或以禮為節文或為

先後之序皆僅言其一端者已恭慎勇直是人之性

禮者所以養人之德性也任其性不以禮養之必有

勞蕙亂絞之疾也君子篤於親以下吳氏謂當自為

一章是矣又曰曾子之言也何以知其非孔子之言

故曰並見孝經首章

孔子謂南容公冶長篇

子子中庸言

可謂矣矣興起也未是興有興盛意民興於仁謂民之仁行興盛也

鄭玄曰啓開也曾子以為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此引孝經之文然孝經本謂免於刑戮也身謂剝與宮體謂剔髮謂髡膚謂墨故身體髮膚四字指五刑而言之古之道以免於刑戮為先故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以見用於世為難故曰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孔子謂南容曰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子思贊孔子而曰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

無道其默足以容是其言皆足相發又觀春秋時諸

侯大夫之言每以獲全首領終於牖下為幸矣古時

議論皆爾後世士君子驚桀自高志氣如狂乃以此

等言為卑不足行也吾知免夫之免亦謂免於刑戮

也論語中免字皆然曾子在無道之世故以此為幸

焉若以保護身體為說其說終有不可通者學者察

諸戴記載樂正子春之事近迂矣亦必有所為而發

也

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二句必是時諺朱子謂曾子之謙辭非矣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以下曾子語聘會之

戴記祭義

事也。是在春秋時為卿大夫重務。何者。周道衰。禮樂
征伐不自天子出。而在方伯。則諸侯之相與。非聘會
則兵車也。安其國於是。危其國亦於是。孟敬子亦知
其如此。而學禮於曾子。然徒留意於籩豆之末。而不
知其所重。故曾子語之。以是如孔子答衛靈公。俎豆
之事。亦謂聘會焉。後儒不知古言。故其於二章。一如
癡人說夢。可謂憤憤已。鄭玄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
能濟濟。踳踳。則人不敢暴慢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
則人不敢欺詐之。出詞氣能順而說之。則無惡戾之
言入於耳。此古來相傳之說。不可易矣。道有君子所

以上鄭言

藻

鄭注。顛讀曰闐。揚。說。為。陽。身中之氣。使之闐。滿。其。息。若。陽。氣。之。休。物。也。陳。注。休。向。同。玉。無。變。色。也。故。以。為。顛。色。無。變。動。之。喻。

貴者有有司所貴者。故曰所貴乎道者三。暴害也。暴
慢者。人害之人慢之也。信者。人信之也。鄙倍者。人鄙
之背之也。出辭氣。氣者。如發氣盈容。盛氣顛實。揚休
玉色。朱註。暴慢。信鄙。皆以己言之。而曰脩身之要
為政之本。可謂不知辭義者已。且解信為實。大失古
義。且容貌之失。豈翅暴慢。言語之失。豈翅鄙倍。且籩
豆非為政之具。豈容以為政之本。解之不可從矣。
以多問於寡。多者多聞也。寡者寡聞也。有無以能言
實虛以學言。是皆好學之事也。包咸曰。校報也。朱子
曰。校計校也。朱子為是。馬融曰。友謂顏淵。朱子從之。

家語弟子行曰滿而不
盈安而如虛過之如
不及是曾參之行也

仁齋先生曰。吾友指當時孔門諸賢也。蓋孔門以此
五者為學問之條目。故曰從事於斯。此其意謂以此
為顏子事。則人絕企望之念。其意甚善。然吾友二字
似有所指。祇未知其的為顏子耳。按家語以為曾子
之行。曾子言此。則曾子之從事於斯。亦可見已。然此
五句非五事。豈學問之條目哉。

孔安國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邢昺曰。鄭玄註此云。
六尺之孤。年十五已下。言已下者。正謂十四已下。亦
可寄託。非謂六尺可通十四已下。鄭知六尺年十五
者。以周禮鄉大夫職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

牛庵外集經說部

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以其國中七尺為二十
對六十。野云六尺對六十五。晚校五年。明知六尺與
七尺早校五年。故以六尺為十五也。茂卿按。以七尺
為中人之度。周一尺當今曲尺七寸二分。則七尺當
五尺四分。六尺當四尺三寸二分也。升庵引韓詩外
傳。國中二十行役。則疏之所言信矣。可以寄百里之
命。孔安國曰。攝君之政令。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何晏
曰。大節。安國家定社稷。奪不可傾。奪。朱子曰。其節至
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是何晏以事言。朱子以其人
節操言。蓋節者。謂禮義之大限也。節操在我。豈容言

臨乎。禮義在外故曰臨。禮義之大限所指亦廣。然先王之道安天下之道也。故安國家定社稷為大節。何晏雖陋儒亦生於宋儒未出之世。故其言有作用者如此。朱子以死生之際言之。可謂所見止其身已。朱子又曰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本於邢昺是韓柳已後文法。豈可以解古文辭乎。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反復言之所以贊之。仲丘燕居曰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

此名也。古之人也。朱子豈不謬乎。

古者學而為士。故凡言士者。誨學者之言也。非謂士

當爾而大夫否也。弘大也。謂規模宏遠也。毅勇也。謂

強有力也。仁以安天下。可謂重任。故非規模宏遠者

不能焉。負重任而致遠。死而後已者。亦謂非死不舍

重任也。故非強有力者不能焉。朱子曰。仁者人心之

全德。自其家言。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

不知何言。

興止訓起。包咸之陋也。朱子以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解之。是理學者流所見不越是非二者。可謂不知詩

已可謂不知學已興如興於仁興於孝弟之興皆謂有所鼓舞而振興於衆也先王之教詩書禮樂書為學者本業何者書道政事學而為士不學則民仕以從政故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而其所載皆先王大訓奉以為萬世法其言正大其義闕深必以詩與禮樂為輔博學無方而後可以睹先王之心故易大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是孔子所以屢言詩與禮樂而不及書之故也興於詩云者詩之為言人情世態莫所不包瑣細纖悉婉而不直其言初不可必以為訓又不可必以為

戒而人各以其意取義義類無常展轉不窮又以諷詠發之使人不知覺故必學詩而後有所鼓舞觸類以長意見益廣新知紛生乃能有所振起於衆人之中斐然成章過此以往庶可以成其材德也立於禮云者凡上自朝廷宗廟下至鄉黨朋友外則聘會軍旅蒐狩內則閨門之中以至言語容貌之間器服制度之際先王皆立之禮以為德之則執而守之習之之久人皆有以立於道而不可移奪也成於樂云者樂亦德之則矣禮以制之樂以養之禮以其敬樂以其和故樂者自驩欣悅豫之心導之者也禮尚有所

操必有所知。至於樂之鼓動以養之，則有不知其然者焉。養之則樂，樂則油然以生，養之於其不知不覺之間，莫周焉。故人之成於道，必於是焉。故興者興於道也，立者立於道也，成者成於道也。言人之學道，詩禮與樂所以教者，其殊如此也。朱子曰：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是亦宋儒所見主獨善，不知道德之分。故言禮者專在曲禮，而遺經禮也。又曰：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是其變化氣質之說。已殊不知古之成於道者，大者大成，小者小成，皆各以其材成焉。豈必變化

其氣質哉學者察諸

人之知有至焉，有不至焉。雖聖人不能強之，故能使民由其教而不能使民知其所以教也。自然之勢矣。至其俊秀，則使學以知之，亦唯禮樂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故其知之也，自知之也。故曰：默而識之，又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自孟子以雄辯聒之人，而後斯義亡焉。後世儒者之師，專務講說，說之益詳，而其惑益深。皆不自知之故也。夫人之性殊，知愚不得而一之矣。苟以使知為教，則天下有不破其化者，可謂小己。仁齋先生昧乎

故曰述而篇又曰同

九彰痔瘡瘡當用續耳
譚有云疣瘡者曰疣瘡者
不詳其名里冬則卧雪夏則
祀下狎兒童且謹且言
競為之結小髻每梳首則
髮理如掃復為結之如螺
然滿頭時人呼為疣瘡
由是觀之明時有疣瘡語
字典瘡音答肥貌

周公吐哺史記魯世家

可字之義曰不使彼知恩之出于己可謂坦坦聖言
忽生疣瘡疣正字通音仇頭上瘡突起也淮南子有疣先字
瘡焉水云此字正字通字典補遺備考續字彙皆不見
好勇疾貧者已為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者使人
為亂也雖已不為亂猶之已為亂故均之曰亂也則
聖人之思遠矣哉後儒短見豈能及之乎
驕且吝無德者也苟無其德則才美豈足觀哉蓋驕
則失君子吝則失小人故驕且吝所以失人心也治
天下以得人心為先故孔子云爾傳稱周公吐哺與
此章之義正相發耳宋儒不知聖人之道者先王安
天下之道故不達此章之義徒以氣盈氣歉為說可

孔子時有周公見左
傳

謂不知類己孔安國曰周公者周公且蓋孔子時周
猶有周公漢儒精細如此

邦有道穀憲問篇

三年讀謂學三年也學不至於穀句學屬上者非也
至者謂學而成材也穀祿也不曰祿而曰穀如邦有
道穀皆謂祿之薄者蓋廩俸也學三年而其所學未
成可祿之才是志大而學博者也故曰不易得也學
記曰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可以徵己孔
安國訓穀為善朱子至為志皆非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古言一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古言二也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古言三也孔子

莊子養生主

引古言者三以証邦有道之貧賤邦無道之富貴皆
可恥也守死善道者守死於善與道也雖非先王之
道亦有善者故曰善道邢疏如謂道之善者然道豈
有不善朱註以善其道解之是如莊子庖丁善刀之
善六經未之有故皆不可從矣本言篤信好學則能
守死於善與道而孔子引之唯取下句朱子連不入
不居見與隱皆為篤信好學之效非也世雖非篤信
好學之人亦有能不入不居見與隱者豈可拘乎故
曰古言而孔子引之唯取下句耳守死者謂守死而
弗去也從善與道則死否則生於是乎君子守死而

胡氏春秋之義見憲
問篇陳成子弑簡公
章集注
語類危邦不入曰說謂已
官者便無可去之義若是小
官能可去當責任者則不
去也

弗去也仁齋先生以為終身之義可謂不知字義已
危邦者將亡之邦也何註危者將亂之兆非也亂邦
謂臣弑君子弑父豈翅是哉朱註亂邦未危而刑政
紀綱紊矣亦豈翅是哉蓋二者皆亂邦也朱子乃不
取何義者必據胡氏輩春秋之義而謂臣弑君子弑
父人皆得討不當輒去然其勢有不得討者豈可一
槩論哉朱子曰天下舉一世而言是矣朱子又以篤
信與好學分屬守死與善道是自其家伎倆古書所
無不可從矣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謀者有所營為也營為其施設

論語微下

卷下

之方。非在其位者所不為。亦所不能也。是必有其事。馬不啻論其理也。辟如登浮屠。愈高則所見愈廣矣。治通如登記。永寧寺中有九層浮屠。故不在其位而謀其政也。必有昧乎事而誤焉者也。且身不任而輒言之。非所以敬天也。自宋而後儒者。昧乎此章之義。故經濟之說盛。而天下愈不可治。悲哉。

鄭玄曰。師摯魯大師之名。始猶管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大師摯識關雎之聲。而管理其亂者。洋洋盈耳。聽而美之。殊為不通。朱註。亂樂之卒章也。以師摯之始為在官之初。按始初義殊朱

按為關雎鹿鳴之潛水引四始正矣。鄭氏今國正美與。為大明四牡之則載詩作志。

史記孔子世家

史記夏本紀

公書禮樂志。安世居中秋第三早七始。神未寧候庶幾是也。

子混之誤矣。且孔子美其在官之初。則豈末年耄廢邪。其以亂為樂之卒章者。以賦卒有亂也。殊不知亂可歌而賦不可歌。亂乃賦卒章已安得為樂之卒章乎。按詩大序。關雎麟趾。鵲巢騶虞。是謂四始。說者不知古文辭。或以為關雎鹿鳴文王清廟。或以為大明四牡嘉魚鳴雁皆非矣。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益稷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史記作來始。滑。漢書房中歌曰。七始華始。肅倡和聲。是始與亂皆樂中名目。今樂有亂聲。可以見已。蓋言師摯之奏四始也。其關雎之亂最盛美也。鄭朱胥失之。

孔安國曰。狂者進取。宜直。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包咸曰。慳慳也。宜可信。朱註。侗無知貌。慳慳無能貌。書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孔安國訓。穉。揚子法言。慳侗。顛蒙。莊子侗乎其無識。皆童蒙之義。故註未成器之人。朱子訓無知。亦是矣。而慳慳訓無能。是其意謂。侗慳似無差別。故以無知與無能二之。可謂無據矣。慳慳慳也。慳謂愿朴無文。禮器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慳。檀弓。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慳。吾從周。朱子以慳為美德。故不從。包說。殊不知慳是一鄙野人。故與狂侗並言。狂者

有大志而不拘常度。若多詐則一妄男子。不可得而教之矣。童蒙無知而不謹愿。鄙野無文而不信師。皆不可得而教之矣。吾不知之矣者。謂不可教也。孔子以教人自任。故曰不知之矣。孔安國曰。言皆與常度反。我不知之。朱註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皆非矣。是皆性劣者。其何罪而孔子絕之哉。朱子引蘓氏之言。誠確論也。然不言其以教人自任。亦失之矣。又按博雅曰。慳慳誠也。亦與訓慳同義。蘓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若必善。其不善者。又則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善材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何晏曰。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如不及。猶恐失之。是非學也。習也。朱子曰。言人之

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是以誠意正心為學也。失云者。謂失時與人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豈不惜乎。良晤一散。遽如河山。豈不惜乎。

世說倪述嘉王叔道黃公壻

何晏曰。美舜禹也。言己不與求天下而得之。巍巍高大之稱。是帶求字而與字之義始見。可謂謬矣。朱子曰。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是本孟子乃其意謂聖人之心。渾然天理。故不以位為樂。果其說之是乎。聖人皆爾。何特舜禹哉。且以心而論。聖人非孔門之意焉。且不與不相關殊義。不與云者。謂忘

本孟子詳于離婁萬章篇。稱論舜禹後。仁齋所本同此。

盡心下孟子曰。存之。飯糶如。章集注大全。

己之有天下也。不相關云者。謂己自己。天下自天下。不相關涉也。仁齋先生而訓如。與讀上聲。曰雖見與。猶不與也。是本孟子。然殊不成文義。蓋舜禹之所以

又孟文公下彭更同三章。

不與有天下者。以堯故也。舜禹皆繼堯而成堯之道。故忘己之有天下。而猶謂堯之天下焉。是其所以巍

孟第三章下。

巍然高大也。堯舜禹禪讓之義。自孟子而不明。故此章及下章。註家皆失之。

萬章下。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又萬章問云。人有言。至於桀而後衰。章。

巍巍乎。稱堯也。非稱天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故曰巍巍乎。朱註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是高大二字貼巍巍乎。非矣。巍巍本以

大全饒雙峰引易
與天地準補朱注意

山言之豈可以贊天邪。孔安國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朱子曰：則猶準也。是其意謂人君皆法天而堯大聖人也不可以法天言。故引易與天地準而言堯與天齊也。理學者流以渾然天理立說以為聖人胸中別有天。故諱言法天耳。其究歸於佛氏三界唯一心。豈古聖人敬天畏天之意乎。堯典所載：唯有一心。欽若昊天。是堯則天之事也。又曰：欽明文思。夫在天曰文。在地曰理。文者天之道也。謂禮樂也。堯思所以安天下萬世。非禮樂不可也。禮樂俟其人而後興。堯雖生知不能獨作。故舉舜而讓焉。是所謂文思也。故

善語並見舜典大禹謨

書頌舜而曰：文明。禹而曰：文命。敷于四海。是禮樂俟舜而興。俟禹而洽。舜而曰：協于帝。禹而曰：承于帝。帝皆謂堯也。舜禹皆成堯之道。故孔子曰：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堯之思。苞舜育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稱其大者獨堯而已矣。是之謂則天。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朱註：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非矣。乃謂允恭克讓也。其見於堯典者：咨四岳而用鯀。恭也。登庸虞舜。讓也。不自賢。不自能。民唯見舜禹之功。故曰：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上有也。字。下無也。字。言其所以有成功

允恭克讓書堯典

利用厚生及正德
三事據書大禹
謨

者乃以文章也。文章者禮樂也。苟非禮樂則成功不能若是其巍巍也。是堯之思也。且禮樂之功不期然而然。亦民之所以無能名也。朱註謂其可見者此爾。非矣。尹氏以功業文章並言亦非矣。夫成功禹已文章舜已使堯無文思何稱堯哉。蓋自開闢以來至於堯而後道立矣。伏羲神農黃帝之所以為聖也。其所為不過於利用厚生之事已及堯時。利用厚生之道大備而正德未興也。堯之思其在茲乎。正德之教至於禮樂而極焉。繹舜典之文其昉茲乎。堯之有文思故不與之子而傳之賢。以使成其思焉。舜繼堯之思

仲尼祖述堯舜據
中庸
二典三謨總命夏
書據左傳

而其功未成故又不與之子而傳之賢。以使成堯之思焉。至禹而成則傳之子。故堯舜所以官天下者以道為己任也。故道至堯舜而立焉。仲尼之所祖述。刪書斷自唐虞而二典三謨總命之曰夏書。皆為是故也。殷因夏禮周因殷禮。三代聖人皆不外堯之思。是又堯之所以獨稱其大邪。

舜有臣五人。孔安國曰禹。稷契皋陶。伯益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馬融曰亂治也。治官者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閔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朱註劉敞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

論語集注
四十一
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亂，古治字也。按亂治也。釋詁文：虞書九德，亦有亂而敬。作亂之說未可從矣。但清汙為汙，轉去聲。豈亂本上聲。訓治轉去聲邪。馬融謂治官者十人。朱子謂治內治外皆非矣。蓋謂戡亂之才。故下文曰：才難。唐虞之際，於斯為盛。孔安國曰：唐者堯號，虞者舜號。際者堯舜交會之間。斯此也。言堯舜交會之間，比於周。周最盛，多賢才。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人才難得，豈不然乎。朱子曰：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

也。按孔子之言，本以人數為說，則不容言五人盛於十人焉。且朱子翻顛作解，謂為盛於斯，未見文例，不可從矣。孔安國添比字最字，亦未是。蓋言唐虞之際至此而後為盛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左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朱註：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此說本於鄭玄，亦以意言爾。豈可的指某某邪。周之德包咸。朱子皆謂指文王仁齋先生，獨以為通指武王未克商以前。朱子曰：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是後世儒者不知。

孟子盡心篇
武未盡善八節篇

前聖後聖其揆一也。誤解孟子性之身之。孔子武未
盡善。強生優劣耳。孔子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
豈外武王哉。仁齋先生為是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
服事殷。文王以此終其身。是自文王之事。武王別有
克商之事。則古來不以此稱武王。故此章以為稱文
王亦可矣。武王繼其志。述其事。則言文王而武王自
在其中。豈可生差別乎。且必謂通指武王未克商之
前。則克商之後。豈非至德邪。是仁齋先生特為未圓
矣。蓋泰伯者讓也。周之德恭也。堯典贊堯以允恭克
讓。是德雖多乎。唯恭與讓為最盛。泰伯文王極恭讓

左傳襄二十八年

之至。故稱至德。豈有意於君臣之義哉。湯武之事亦
唐虞官天下之心也。儒者滔滔悲哉。按左傳叔孫穆
子亦曰武王有亂十人。無臣字。予聞諸先大夫。吾
邦明經家講論語者。皆除臣字不讀。蓋文母不可為
臣。故臣為衍文。
清原宣賢句讀本尚書泰誓臣字係注有不讀二字

禹吾無間然矣。孔安國曰。孔子推禹功德之盛。美言
已不能復間。廁其間非矣。孔子之於古聖人。深尊而
敬之。豈望間廁其間哉。且以間廁解。未見文例也。朱
子曰。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是與閔子
騫章字義相同。為是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馬融曰。

閔子騫章先進篇
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
之言

遂人職既
百夫有
兼云邑邑老據事實而說

共

彰按邑丘甸縣都皆賦法故曰三十二里

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三夫為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其治溝也，方十里為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為同，同中容四都。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是溝洫之法也。以今尺求之，五寸為三寸六分，一尺為七寸二分，二尺為一尺四寸四分，四尺為二尺八寸八分，八尺為五尺七寸六分，二尋為一丈一尺五寸二分。一里為三百步，則二百四十丈為今百七十二丈八尺，乃四町四十八間也。十里為今千七百二十八丈，乃一里十二町也。百里為今萬七千二百八十丈，乃十三里十二町也。八里為今千三百八十二丈四尺，乃一里二町二十四間也。八十里為今萬三千八百二十四丈，乃十里二十四町也。

論語徵丁

論語徵丁

